

乌丙安民俗研究文集

萨满信仰研究

乌丙安 / 著



江图书出版单位

出版
版
社

乌丙安民俗研究文集

萨满信仰研究

乌丙安 / 著

长 春 出 版 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萨满信仰研究/乌丙安著.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14. 1

(乌丙安民俗研究文集: 5)

ISBN 978—7—5445—3198—6

I. ①萨… II. ①乌… III. ①萨满教—宗教信仰—研
究 IV. ①B9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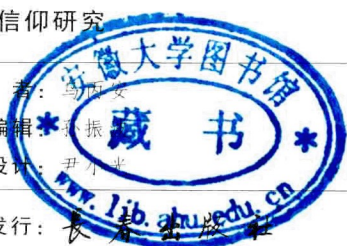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71320 号

萨满信仰研究

著 者: 乌丙安

责任编辑: 孙振

封面设计: 尹力光



出版发行: 长春出版社

总编室电话: 0431—88563443

发行部电话: 0431—88561180

读者服务部电话: 0431—88561177

地 址: 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邮 编: 130061

网 址: www.cccbs.net

制 版: 吉林省久慧文化有限公司

印 刷: 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155 毫米×225 毫米 1/16

字 数: 235 千字

印 张: 17.75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3.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 0431—84519908

总 序

缘 起

从 1953 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钟敬文教授门下攻读民间文学专业首届研究生开始，直到 2013 年的今天，我从事民俗文化的学术研究与教学活动已经整整 60 年，度过了一个甲子的周期。论人生苦短的岁月，按照农历不必掐指推算，转瞬间，如今我已是 85 岁步履蹒跚的耄耋老人了！此刻，真不敢遥想当年在钟师耳提面命下的青春年华，更不堪回首曾经的二十几个严冬濒临生命极限的磨难！最难得的是 50 岁那年从贫困的辽北小山村被召回大学岗位，重操旧业至今的 35 年，总算有了较充实的专业教学和研究的时间和空间。于是，也才有了日积月累的些许成果。遵循人文学界的惯习，不论你自己荒废的还是被荒废的时光有多少，这从事学术 60 年、适逢 85 岁华诞的数字，都是可资纪念和庆贺的缘由，自然要把所积攒的成绩拿出来，呈献给学术界作为汇报，请同仁们品评指点。

更何況，今年还有两个缘由十分重要：今年是钟师诞辰 110 周年，应该认真纪念；今年又是中国民俗学会成立 30 周年，我所有的民俗研究论著的绝大部分都是这 30 年间写作、发表和出版的，我的学术生涯和我参与建立建设的这个学会都是紧密相关的。

简而言之，110周年、30周年、60周年和85岁，这4个数字不期而遇的说不完的奇巧故事，就是这部8卷本《乌丙安民俗研究文集》出版问世的缘起。至于说此前我出版的著作90%都已经绝版售缺，各出版社纷纷要求再版发行，确有此一说，但这只是一个理由，并不能构成一个今年必须要出版的缘由。

解 说

学界有几位老朋友问：“为什么要出版《乌丙安民俗研究文集》？出版《乌丙安文集》不是更全面些吗？”我的回答很简单，我作为专业研究者、专业教师，还是以我自己喜爱的专业理论、方法或与之相关的专业工作实践为主比较贴切。面向的读者也主要限于相同或相邻专业的同仁们。所以，我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过的许多一般性的散文、随笔、杂谈、社评、政论等文章，都不在这套文集中。即使是和民俗学相关的60多篇序言，我也没有把它们收到这部文集中。甚至像1978年12月30日撰写的“重建民俗学的新课题”，1982年2月7日撰写的“在民俗学的历史任务面前”等多篇这样的长篇呼吁性、建议性文章，也都没有收进这套文集中，我想也可以留待下一步放到另类文集中酌情出版，或干脆把它们舍弃。

这一套8卷本的民俗研究文集，集结编入的主要是1980年至2010年这30年间出版的11部专著中的8本书。另外的3本：一本是《生灵叹息》，1999年1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以民间信仰采录随笔为主要内容的读物，不适于编入民俗研究文集；一本是《日本の家庭と北方文化》，我与大林太良等合著的日文版书；另一本是《满族の家族と社会》，我与江守五夫等合著的日文版书。后两本分别于1993年6月、1996年4月由日本东京第一书房出版。其中我执笔的大部分的中文本也已经编入本文集的《民俗文化综论》卷中。

经过统一调整，和出版方编辑人员研讨推敲，对个别分卷书名做了修改，形成一套多卷集的不排顺序号的套书。具体情况如下：

《民俗学丛话》：原书 1983 年 6 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本文集保持原书名和原书内容与结构的完整性，但是，鉴于此书出版较早，篇幅较小，论题较少，30 年后的今天，显然难以满足民俗学科拓展的研究视野。为此，我决定为这部“丛话”增添“下篇”。包括民俗象征体系话题、地方产食民俗文化的话题、民俗语言和语言民俗话题、民俗文化形态研究话题、灾害民俗学新课题、神话研究反思系列话题、两性民俗学发生论题、民俗发生论的思考话题、民俗学史论系列话题等 17 个专题，和原书 15 个专题相加共有 32 个专题系列。这样，大致把我近 30 年来关注的部分研究议题做了有限的表述。或者可以反映出我在民俗研究历程中的一些不成系统的思考和困惑。在这里还必须郑重说明：下篇的 17 个专题中，除了神话研究、民俗学史论的 9 个专题外，其他 8 个都是不同时期写成的论稿，从未发表，这次定稿后，首次和读者见面。特别是关于民俗学原理中“民俗发生论”思考的话题，是我那本《民俗学原理》中没有来得及涉及的话题，希望得到品评与交流。

《中国民俗学》：原书 1985 年 8 月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1999 年 9 月增订本新版出版，本文集保持原书名和原增订本内容、结构不变，只将与本套文集《民俗文化综论》中重复的“生态民俗”章节删除。同时还修正了几处不恰当的章节标题。

《民俗学原理》：原书 2001 年 1 月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民间信仰》：1996 年 1 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集编入上述两书，分别保持原书名和原书内容与结构的完整不变，未做任何改动。

《萨满信仰研究》：原书名《神秘的萨满世界》，1989 年 6 月由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本文集编入时为了协调书名排列，将原名改为《萨满信仰研究》，原书内容与结构的完整不变，未做任何改动。

《民间口头传承》：原书1957年4月繁体字版书名是《人民口头文学概论》，1980年11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再版修订时，改书名为《民间文学概论》。此次编入本文集时，为了关照原书的“口头文学”研究特色，调整各分卷书名，再一次更名为《民间口头传承》。同时，删除了原书中与本学科专业理论不相适应的一些章节。

《民俗文化综论》：原书名《民俗文化新论》，2001年10月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编入本文集时，我和责任编辑都认为“新论”之说并不是科学概念，此书原来就是若干论题的综合研究论述，所以最终还是改为“综论”较为妥当。

《民俗遗产评论》：原书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2010年7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本文集将此书编入时，特别选收其中所有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类、民俗文化类遗产保护的评论篇章，同时增添了有关“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题论述，整合起来编成一卷，并冠之以《民俗遗产评论》的书名，比较适宜。

这就是我编辑民俗研究自选文集的简单做法。大量艰苦的技术工作，自然都交给了很负责任的孙振波编辑。

感 想

在本文集即将出版之际，说百感交集真的是并不为过！我致力于民俗文化研究凡60年！用一句北方老百姓俗话概括，那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也就是文人常常慨叹的“沧桑”之感。60年岁

月尽管眨眼而过，毕竟扎扎实实抓住时间做了些有效的研究，成果肯定会是十分可观的。但是，作为国家一级学会的中国民俗学会今年刚刚欢庆了它的 30 华诞，我这套 8 卷民俗研究文集的绝大部分也都是在这 30 年间写成发表的，我不禁扪心自问：那前 30 年的有效时间哪里去了？钟敬文老师生前把那个年月被毁弃的民俗学叫作“绝学”，他为了重建这门“绝学”，最后率领他的弟子徒孙奋斗到了百岁，抓住改革开放跨世纪的大好机遇，夺得了民俗学文化学科的繁荣与发展。

庆幸之余，令人深思。回眸这 60 载寒暑春秋，年华任虚度，坎坷且蹒跚，痴心虽广种，薄收却点点。不免留下太多的遗憾！

此刻，我坐在“天龙家园”自宅的书桌边，最后校阅这本文集的 8 卷书稿，不由得让我联想到几十年前阅读佛教信仰民俗典籍中的《天龙八部》，依次解读形象奇特、意蕴深邃、因缘互动、光怪陆离的八种护法神灵的动人故事，对我研究信仰习俗很有教益。如今，我在这天龙家园的自家小屋里，把我笔下的八卷民俗论著呈献出来，衷心希望以它微不足道的正能量为我国当代民俗学虔诚“护法”。

为此，将本文集俗称为“天龙八卷”也未尝不可！

2013 年谷雨写于沈阳天龙家园

目 录

小引：萨满世界纵横 / 1

第一章 萨满教的大自然界 / 7

一、天和地 / 7

1. 天地多层 / 7
2. 大地漂浮 / 10
3. 天的支柱 / 13
4. 天地崇拜 / 15

二、日、月、星 / 25

1. 一个太阳和几个太阳 / 25
2. 一个月亮和几个月亮 / 26
3. 众星与银河 / 28
4. 三辰信仰 / 33

三、雷、风、火 / 34

1. 雷及雷祭 / 34
2. 风与风灵 / 41

3. 火与火祭、火母 / 43

四、山、林、水 / 58

1. 山与山神 / 58

2. 树与林神 / 62

3. 水与水灵 / 65

第二章 萨满教的动物世界 / 71

一、神圣的动物家族 / 71

1. 虎神崇拜 / 72

2. 熊神崇拜 / 75

3. 鹰鹫崇拜 / 89

二、神兽 / 90

三、灵禽 / 97

四、神虫、水族神及两栖软体神物 / 103

第三章 萨满教的灵界 / 106

一、魂灵 / 106

1. 生魂 / 107

2. 游魂 / 113

3. 转生魂 / 122

二、亡灵（亡魂） / 123

1. 亡魂的去处 / 123

2. 亡魂的统治者 / 126

3. 亡魂与丧葬 / 130

4. 亡魂祭 / 136

三、神灵 / 142

1. 精灵 / 142

2. 祖灵 / 148

3. 祖宗供奉 / 153

4. 神灵（神偶） / 159

第四章 萨满 / 180

一、萨满的队伍和分工 / 180

1. 满—通古斯语族各族人的萨满 / 181

2. 蒙古语族各族人的萨满 / 186

3. 突厥语族各族人的萨满 / 190

二、萨满的诞生和继承 / 191

1. 神灵选中的萨满 / 192

2. 世袭相续的萨满 / 195

3. 萨满术的传习与考验 / 197

三、萨满的神格 / 202

1. 萨满自身的神灵 / 202

2. 萨满化身的神物象征——鹰 / 206

3. 白萨满、黑萨满的神性 / 208

四、萨满的装束和法具 / 211

1. 萨满的服饰 / 211

2. 萨满的法具 / 217

3. 神衣、法具的圣化原则 / 223

五、萨满的神圣职能 / 224

1. 脱魂与显灵 / 224

2. 祈禳与祭祀 / 228

3. 治病与占卜 / 233

六、萨满的余生 / 239

1. 政治上的得失 / 240

2. 宗教上的胜负 / 244

3. 文化上的再生 / 255

结语 被压迫生灵的最后叹息 / 266

后 记 / 268

小引：萨满世界纵横

沿着北纬 40°线，从东到西鸟瞰北中国 300 万平方公里的大地，就会饱览那里表层文化植被的活古代；就会探测到文化积层中的活化石；就会寻觅到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在那里留下的蠕动痕迹。就是在那一片片万千神灵之乡的山林中和草原上，展现出一个神秘的萨满世界。

一种被文明人称作“自然宗教”或“原始宗教”的信仰古俗，就在这块约占全中国三分之一的领土上代代传承，不知道已经过了多少世纪了。

自然宗教的原初是人类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传播这种意识的先民们，还没有能力创造文字把这块大地上风行的信仰活动记录下来，于是，我们只好求助于古代汉文典籍。在那里，我们发现距今 2100 多年前的公元前 2 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古代历史学家司马迁，就已经用文字对萨满世界的一个侧面做了简介。他在《史记·匈奴列传》中首次将古民族匈奴在平时和战时祭天地、拜日月、祈鬼神的简况公之于世。

事隔约 400 年，晋人陈寿撰写了《三国志》，他在第三十卷中又略述了北方古族乌桓祭祀天地、日月、山川的事。

又过了大约 150 年，南朝宋国的范晔在《后汉书》最后一卷的民族卷中，记叙了萨满教例行的葬礼，对如何将死者衣物与爱犬、爱马焚烧，随主人同葬的仪礼及萨满举行跳神歌舞的情景作了描绘。

公元7世纪中叶,唐代魏征主编的《隋书》民族异域卷中,又记载了北方古族契丹人为老人举行风葬的仪式,描述了怎样在山间树上悬挂死者尸体、三年后再火葬、洒祭酒、祝祷词,恳请祖先帮助多捕获猎物的生动情景。

这些古史的记述为北方古代民族的萨满文化保留了最古久、最珍贵的资料。但是,在这些文字记载中,却始终没有提到“萨满”,这种北方民族原始巫觋的称号。

在公元6世纪中叶的《魏书》和7世纪30年代的《周书》中,编撰者先后都提到了北方突厥族由“女巫”主持的祭天仪式。同时,前者还生动地叙述了地震时如何叫天射天再搬迁,第二年秋由“女巫”主祭,重回原地的情景。这种古俗在近代蒙古萨满的“通天巫”(幻顿)叫天骂天再祭天的活动中得到印证。但是,这里的女巫被北方民族称作什么,并没有说明。

13世纪初,北方女真人萨满教传入中原。南宋徐梦莘在《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上才第一次公开传播了北方女真族萨满教女巫的消息。他明确写道:“珊蛮者,女真语巫姬也。以其变通如神,粘罕以下皆莫能及。”这里所说的“珊蛮”正是萨满,是女真人女巫的名称。当时,宋、金对峙而战,在女真人和汉人的民族战争中,南侵的女真族把萨满教带入了中原,萨满为汉族所知。以后的蒙古帝国和后金政权的继承者清王朝,又先后两度,历经360余年,把萨满教展现到北纬40°以南。神秘的萨满世界从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块奇异的基地,发挥着它难以估量的深刻影响。

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俄国莫斯科大公的使节艾维尔特·伊斯布兰特·伊代斯和他的同伴亚当·布兰特一起访问了中国。在他们撰写和发表的中国旅行记中,第一次把满族的“萨满”介绍到全世界。从此,国际上才知道了,在中国的北方,有一个由“shaman”主宰的神秘世界,并把那个世界里的原始崇拜和信仰称之为“shamanism”。于是

这个词便成了至今国际上通用的专有名词，我国意译为“萨满教”。

萨满世界真正为国际上所知，还是近代的事。许多俄罗斯学者从北面的西伯利亚打开了萨满世界的大门，少数日本学者进入我国东北的满族、蒙古族栖居地窥察了萨满世界的一些神秘的窗口，国际范围的萨满教研究从此全面崛起。然而，中国北方民族的萨满世界并没有真正全面地向全球开放，甚至就连深入到这块国土上的汉族人，也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难以理解它的奥秘。

然而，中国北方的萨满教却以它的深厚根基不顾一切地传播着、发展着、变异着，顽强地和后来的世界性宗教抗衡着，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继续存活着，直至今日。在长期的民族交往中，萨满教和中国各地的巫术信仰汇合成流，在民间形成难以估计的精神力量。如果以为萨满教已经消亡或即将消亡，恐怕言之过早。因为萨满文化生命力的影响根深蒂固，很难用现代思考去理解它的过去和未来。因为萨满世界不仅在这广大国土上刻下了遗痕，更重要的是这个世界就深潜在数以千万计的人们的头脑中。何况，萨满教并不是中国北方独有的信仰活动，它几乎遍及北亚、北欧、南北非和南北美及太平洋诸岛的土著民族中，分布很广。所以，它的消亡仍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绝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北方山林的神树上挂着供祭用的动物和它们的内脏，用杀牲取来的鲜血涂抹着巫师的衣裙和神鼓，用癫狂的鼓点叩击着众生的魂灵，人们祈求着控制狩猎的山神和支配游牧的畜群保护神……这些在森林和草原上的祭祀就发生在前天和昨天。可是今天人们还在传讲着这些古俗：在山林中洒下祭酒；向家中西南方的神位虔诚地摆上供品；向灶火滴上黄油，投入片片鲜肉；那些从祖辈口中听来的支离破碎的祷词，照例从子孙辈口中吐出；求吉祈福、避凶驱邪仍然是这个世界中精神文化的主题。

暴怒的天神用雷电轰击着它宠爱的人们，狂风撕毁着林海中的帐幕

和草原上的毡房，大火贪婪地吞噬了林中的猎物，瘟神晃动着九颗头颅咀嚼着数以万计的畜群，痘疹神在孩子们的肌体上播种着天花，诱使小小的灵魂到另一个世界游荡。生者在林中悬架着死者的骸骨，用风葬引导离开躯体的亡灵到冥界接受不灭的永生。天灾与疾病折磨和威胁着在这里世代生息的人们；恐惧和无能为力，迫使这个世界的人们请神、求神、媚神，渴望救助并解脱由苦难而扭曲了的精神。时至今日，在这个世界里依旧有许多人靠祈求神的恩赐度过一生。现实的苦难浓缩到萨满信仰的苦难中，发出受害生灵痛苦的呼号。

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创造了萨满文化的巨著，谱写了有神灵庇护保佑的英雄赞歌，发出了被压迫者对现实灾难的抗议，塑造了萨满世界里理想的英雄形象。在古老的神话、史诗、传说中，有造福人类的大英雄神，有和恶魔战斗取得胜利的勇士，有为氏族部落的生存与恶魔斗争的萨满和头领。长篇叙事诗里说唱残酷的血族复仇的奇异故事，里面布满了正义与邪恶两派对立的精灵。多少世纪以来，萨满世界的人们都在调动自己征服大自然的潜在能力，但是，却难以摆脱依赖神灵取胜的信仰观念的桎梏。萨满世界的全部斗争几乎都像萨满跳神一样，在神灵面前旋转、盘桓，颠颠簸簸。

萨满世界统治下的生灵，有许多民族。他们分布在从东起长白山经蒙古高原西达天山南北的广阔疆土，栖息在从黑龙江、乌苏里江到冰川雪山下的塔里木河各流域的山谷和平原。

在古代，这里有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匈奴、东胡、乌桓、鲜卑、柔然、室韦、契丹、靺鞨、突厥、回鹘、吐谷浑、黠戛斯等族。现在，这里有原萨满信仰民族的后裔满族、赫哲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锡伯族、蒙古族、达斡尔族、土族、裕固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和塔塔尔族。现有人口约 1500 万。其中，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塔尔族自 11 世纪以来先后信仰了伊斯兰教，使萨满教的传统习俗在民间与伊斯兰文化融合，在哈萨克族、柯尔克孜

族中保留了较多的原始信仰遗俗。16 世纪，藏传佛教即喇嘛教的格鲁派（黄教）传入蒙古西部，在草原上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传播，将萨满教迫于地下，但它以顽强的反抗在东部地区维持到现代。蒙古族、土族、部分裕固族和鄂温克族都受到喇嘛教的深刻影响。佛教、道教也渗透到满族的信仰生活中与萨满信仰融为一体，失去了原始信仰的自然特色。萨满教的传承在东蒙科尔沁草原，三江流域的赫哲族中，在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及部分锡伯族中得到了较完整地继承。他们为萨满教文化保存了丰富的珍贵遗产，对于中国北方古文化史的探究提供了最充分的可靠资料。

最近的调查证明，在这片广阔土地上，萨满教依然在活动着，火母在萨满祭坛前点燃的圣火还在许多人的心灵中闪烁。萨满教文化中的许多璀璨的瑰宝，正以崭新的面貌进入现代文明的殿堂。愚昧中闪出的智慧，病态中现出的质朴与健康，野蛮中显露的勇武和粗犷，软弱与怯懦中蕴藏的某种力量，形成了萨满世界永远矛盾着的万花筒景象。

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如果不从这文化的根基之一——萨满文化着眼下手，恐怕很难得出正确的完美的结论。

只要对北方萨满教稍加考察，立即会感到，用现代宗教观来衡量萨满教，它其实不过是近似宗教的一种独特的信仰活动和现象，或者可以叫作自然民族的自然信仰。它表现出许多与人为的宗教信仰不同的特征：

第一，萨满信仰从来没有形成自身的固定的信仰组织。这种信仰从母系氏族部落到父系氏族，继而向大家族发展，一直是以氏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几乎都是全民族自发传承的。它从来没有分化成任何信仰机构，它的全民自发性也不需要任何这样的组织形式。

第二，萨满信仰是多神的泛灵的信仰，尽管在晚些时候它也信仰天神，但终究还是以大自然崇拜为主体。甚至在实际生活中众神、诸灵都处于相对平等均衡的位置。它没有像一神教那样只有绝对至高无上的崇